

東塾讀書記

東塾讀書記卷十

番禺陳豐撰

春秋三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所以作孟子此數語既明之矣其始於隱桓何也春秋之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弑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見史記魯世家春秋不始於彼者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孝公亦見魯世家是時天子尙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爲桓公所弑天子不能治之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史記周本紀十九年魯隱公即位桓王八年魯殺隱公太史公書此於周本紀者以此爲春秋所以作故也穀梁隱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桓元年傳云桓弟弑兄臣弑

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  
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春秋始於隱桓爲惡桓  
弑隱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義昭然矣此所謂穀梁善於經歟  
王蘭泉隱公不書卽位辨云春秋爲亂臣賊子兩作實因魯而  
作所以十二公以隱居首也最得其義矣○范武子穀梁序云  
平王以微弱東遷於時則按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此夫知始  
於隱公之故也夢溪筆談云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  
公二年卽位則春秋當始惠公啖趙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  
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然與史記不同不知  
啖趙得於何書卷十四禮謂纂例誤以平王二年惠公卽位而  
顛倒之爲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耳且卽使惠公二年平王東遷  
春秋正可始於惠公而於其二年書平王東遷之事啖趙雖顛  
倒史記而仍不可以解始隱之義也○陸氏春秋集傳疑疑尤  
例云凡公羊云託始焉爾既始於隱公則從始者書之  
何云託乎禮謂春秋自當始於隱公真不必謂之託也

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魯桓公弑隱公  
春秋但曰公薨而孟子顧以爲亂臣賊子懼何也董狐非趙氏  
臣也齊太史非崔氏臣也可以直書也孔子爲魯臣於其先君

之篡弒不可直書也魯之舊史雖有如南董者於隱公之弒書

公子翬而已矣無以見桓公之罪惡矣孔子修之削去弒君者

之名但書薨而不書地則與正終者異矣隱公不書葬桓公書

卽位其爲桓公弒隱公不待言而明矣范武子云惟其無此南

董之筆所不能到者也趙盾崔杼弒君而不篡國南董能懼之

魯桓公弒君篡國雖南董不能懼之惟孔子乃能懼之孔疏謂

魯舊史不書君弒爲愛君董狐則志在疾惡此謬說也春秋不

疾惡亂臣賊子何以懼乎史通云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感此劉知幾之粗

疏也然如孔疏之說則無解乎知幾之惑矣桓二年會于稷以

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范注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范

又引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傳似失之徐邈曰春秋雖爲親尊

者諱然亦不沒其實禮謂春秋不直書桓弒隱已爲尊者諱

左傳云羽父請殺桓公則桓公有不臣之迹可知也云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則桓公許之可知也

左傳生桓公而惠公薨孔疏引釋例云今惟案

傳之上下羽父之弑云討寫氏有死者言其冤也云不書葬不

隱公皆諱謀於桓

成喪也言桓不以人君之禮葬隱也

三國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云葬高貴鄉公下

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此所謂不成喪也

左氏爲魯史官

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其敘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也杜注云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此杜之誣傳也傳曷嘗有此言乎

左傳開卷記穎考叔石碣二人最詳此大有意也君子曰穎考

叔純孝也君子曰石碣純臣也賈逵云左氏義深於君父

後漢書本

傳其此之謂乎若如林黃中謂君子曰是劉歆之辭

見朱子語類卷八十

三劉歆能明忠孝大義如此乎

袁彥伯云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

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

餘也

後漢紀卷二十三

劉知幾云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

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

至于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

史通正史篇

王伯厚云名卿大夫講聞

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

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贊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

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邾子能言紀

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

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覩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

之守禮慄慄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

地之經胥臣敬德之怒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

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  
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

漢制

顧震滄云當時經學昌明

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

故賦吉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

蓼蕭而弗答卽知其有敗亡之禍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

漬于人心者久故通行于天下而無閒哉

春秋大事表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敘

阮文達公詒經精舍策問云春秋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

載在三傳國語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試發

明春秋學行以成精舍學業焉禮案以上五說大意略同讀左

傳者不可不知且當知所謂道德仁義憲章墳典故實文獻經

學德行名言皆出於孔子之前賴有左傳國語述之至今得以

考見此左氏之功之大也苟不知此則有謂左傳爲相斲書者

矣

三國志下肅傳注引魏略陳禧語○國語載祭公謀父諫

王伐犬戎召穆公諫厲王弭諄號文公諫宣王不蕪于故仲山父諫宣王立魯武公子戲又諫料民於大原此即尚書之訓

也何以不入尚書不可知矣此後則左傳所載石碣諫衛莊公寵州吁滅僖伯諫隱公觀魚皆諫書之最古者

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楚元王傳後劉歆傳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

家書不主爲經發晉書本傳近時劉申受云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

呂氏春秋也旨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

左丘春秋考證澧案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此

西漢人明謂之左氏傳矣或出自班孟堅之筆旨曰左氏傳歟

然翟方進受穀梁而好左氏穀梁是傳則左氏非傳而何哉左

傳記事者多解經者少漢博士以爲解經乃可謂之傳故云左

氏不傳春秋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此可見漢人所謂傳者訓詁解

經然伏生尚書大傳不盡解經也左傳依經而述其事何不可



謂之傳

傳猶注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但詳述其事可謂其非注乎

且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

以來分國而述其事其作此書則依春秋編年以魯爲主以隱

公爲始明是春秋之傳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則雖以訛傳訛

能謂之春秋晏氏傳春秋呂氏傳乎

陸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

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未釋者抑爲之說

卷一此數

語乃定論也文十三年左傳云其處者爲劉氏孔疏云漢室初

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注此辭將以始於世禮案

左傳有附益之說實昉於此既可插此一句安知其不更有所

插者平公羊傳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穀梁傳有沈子曰尸

子曰穀梁子曰之類皆後師之語安見左傳必無後人附益乎

左傳不可通之說指爲後人附益乃厚愛左氏非攻擊左氏也

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凡書曰之文亦以爲增益然謂劉欲所  
增益則未確也桓五年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  
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陳杞世家采此數語可見  
史遷所見左傳有解經之語矣姚姬傳九經說及左傳兩注序  
以爲吳起之倫附會  
私意則頗近是耳

孔冲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  
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  
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杜  
集解禮案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且日食不  
序疏序疏禮案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且日食不  
書日爲官失之其說通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  
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公羊  
通義此  
無可置辯矣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故亦  
倣效而爲此二條耳

左傳解春秋書法有不通者必後人附益如宣元年春王正月

公子遂如齊逆女傳云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傳云尊夫人也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亦云稱族尊君命也舍

族尊夫人也

公羊則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此公羊之勝左傳者

然此乃文法必當如此耳左氏豈不知文法者乎

如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

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再見不稱公叔嚮弓公儀仲子之喪下

文再見但云仲子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下文再見但云伯

子此等文法觸目皆是後人皆知之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

意加以歸十四年意如至曰晉傳云尊晉罪已也更不通不必

其尤可怪者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云云

于宋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云季武子使謂叔孫

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

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晉匹也乃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此竟顛倒是非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

也服虔云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並孔賈說可以疏引

糾正左傳服注已稍依違矣杜注云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

而辨小是以自從孔疏云豹若卽以爲真共敬從命則國內義

士必云豹是國之大賢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

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如杜孔之說權臣假稱君

命大賢義士共敬從之權臣復何所懼乎傳謬而注曲從之注

謬而疏曲從之而以爲孔子之意孔疏云賈服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此經學之

大害也故附益之語不可不辨也

左傳之語更有不可執以爲例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云

不稱名非其罪也孔疏云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

狀止以此傳爲例故也澧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云

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

云洩治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  
文此以文七年傳爲例遂誣忠臣以罪狀誣春秋以罪賤忠臣  
深可怪駭傳稱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  
之也○公羊何注亦以爲洩治有罪其作膏育則以爲洩治無  
罪欲砂左傳非其罪則不稱名之例也何氏之自相矛盾如此  
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杜注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  
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澧案傳云卻宛直而和國  
人說之令尹子常信讒費無極譖卻宛遂令攻卻氏且執之此  
傳表章卻宛之賢而痛其冤死也杜注乃執不稱名非其罪之  
語以爲卻宛稱名有罪豈左氏之意乎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  
稱臣臣之罪也杜氏釋例暢衍其說文多焦里堂云司馬昭收  
羅才士以妹妻預預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

爲懿師飾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

也王凌母巨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卽

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

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仇牧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

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

相例矣左傳補疏自序澧案孔疏云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

書字知不然者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君積累其惡以書名

責之劉君不達此自妄爲規過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闈門外取怨於民身

死而禍及其君此孔疏所謂積累其惡也此疏覲縷數百言尤所謂鍛鍊深文不知

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於如此劉炫規杜過孔疏又以

爲妄而不引其說然千載之下有焦氏之說則劉氏之說雖亡

若存矣隱元年傳云弔生不及哀杜注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疏引晉書云於時內外卒聞

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桓五年傳云故螯而郊杜  
注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孔疏云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  
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  
天子冬至所祭魯人故螯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禮謂杜  
預於忠臣賊臣尚敢顛倒是非  
以詔司馬氏而說典禮乎

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盡是左氏之  
文有後人所附益而又未詳考傳中之事也如莊十一年傳云  
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孔疏云釋例曰令狐之役晉  
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  
成十八年傳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  
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孔疏云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  
逆王命以納衛朔朔懼有違眾之犯而以國逆告此皆明知凡  
例不合而歸之於告是遁辭矣  
又如莊二十八年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  
曰築都曰城定十五年城漆孔疏云漆本都邑不得有先君宗  
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

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遠是也此凡例不合之  
最顯者釋例之意以爲都同稱城邑則有廢者亦名爲都而稱  
城無廟則不名爲都而稱築也然亦勉強彌縫矣

隱十一年傳云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此無疑者也然  
因其來告而書其事耳豈憑其告辭爲褒貶乎如僖十九年宋  
人執滕子嬰齊杜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  
年成十五年傳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孔疏云宋公欲重其  
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國史承之書  
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成十六年曹伯歸自  
京師孔疏云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爲例故  
釋例曰蔡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  
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  
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還案如此則有罪無罪罪及



民不及民但憑告者之辭而國史承之夫子卽從而書之以爲  
褒貶何以爲春秋乎且夫子旣從而書之矣又何以示虛實乎  
陸氏纂例三傳得失議云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  
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云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  
之禮案天王崩最大之事魯史自當從赴孔子自當因之雖有  
異說何可輕改舊史杜注云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  
日以赴此已不通矣又云春秋卽傳其僞是何言歟僖九年九  
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嵬諸卒杜注云甲子九月十  
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孔疏云蓋赴以日而不以  
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  
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  
注云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孔疏云蓋赴以五月到

惟言卒日不言其月卽書其所至之月此二條孔疏亦不通魯之舊史未必憤憤至此卽舊史憤憤孔子亦遂因之耶如此類者但當闕疑耳強言從赴則不通矣

從赴之說更有當辨者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鄭傳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昭元年楚子麋卒傳云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哀十年齊侯陽生卒傳云齊人弑悼公杜注並云以疾赴故不書弑禮謂弑君之罪孔子豈因其不以實赴遂免其誅絕乎此必當時記其事者有不同孔子則從赴不以弑逆漫加於人耳左氏則兼存弑逆之說使與經並傳於後經有經之法傳有傳之法各有所當也

杜氏釋例誠有未善然其長厯土地名世族譜三篇考據詳博何邵公范武子不能有此也

公羊春秋襄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注云時歲在巳

卯徐疏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禮案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何氏如有長歷則可直言閏月何必云蓋閏月乎其歷論尤善所云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二語歷家奉爲著蔡矣夫春秋所重者

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竊取之者後儒豈易窺測之與其以意

窺測而未必得孰若卽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於經乎顧

滄撰大事表求杜氏釋例之書不得遂自撰朔閏表卿大夫世系表疆域都邑山川諸表深知讀左傳不可無此也

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王制疏引釋文序錄

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禮案宣十五年

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孟子

語公羊當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

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

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不得先於公羊也且穀梁不但不在公

羊之先實在公羊之後釋文序錄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隱二年無佗帥師入極八年無佗卒穀梁傳皆兩說劉氏亦以爲穀梁見公羊之書而稱附益之澧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蝻生穀梁云蝻非災也其曰蝻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云其曰蝻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爲應稅畝而有此災也范注云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此范說文

義難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

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無傳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

七年九年公羊每年只有傳一條穀梁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因於公羊也

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鄆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此更何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為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已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為平正者以此也

許月南穀梁時月日例云穀梁之義多正

公羊之  
義多偏

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

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綠經文作傳彌失本事

釋文

引序錄禮案鄭伯克段于鄆左傳云太叔出奔共後十年鄭莊公

猶有寡人有弟餬口四方之語此必不能虛造者而公穀則皆  
以爲殺之左傳寢藏公穀未得見之故爾

公羊有記事之語但太少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諸大夫

扳隱而立之鄭伯克段傳云母欲立之葬宋繆公傳宣公謂繆

公云云翬帥師傳翬諂乎隱公云云衛人立晉傳云石碯立之

鄭人來輸平傳云狐壤之戰隱公獲焉可見公羊亦甚重記事

但所知之事少而又有不確者耳

狐壤之戰在春秋前而公羊以爲輸平事孔翼軒

通義序謂春秋重義不重事以宋伯姬爲證然公羊記伯姬事

云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若公羊不詳記此事則伯姬死於火耳何以見其賢乎欲知其義必知其事斷斷然也

公羊於春秋時人多不知者如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

賢繆公也此誤以康公爲繆公

孔異軒云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大大者明善善及子孫也此

回護太無理矣文十八年秦伯罃卒何注云秦穆公也此明知爲秦康公而偏云秦穆公以異於左傳耳孔異軒云賢繆公未見其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亦回護無理襄二年傳云齊姜與繆姜則未

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昭二十年曹伯廬卒于師傳云未

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此公羊未知則直言未知是

其篤實也何注云齊姜者宣公夫人繆姜者成公夫人此惡左

傳而不從其說耳然以惡左傳之故而互易二公之夫人使宣

公以子婦爲妻成公以母爲妻大倫亂矣且公羊云未知何氏當墨守之安得妄爲說乎徐疏云正以齊姜先夢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此尤無理之甚人死之先後無定豈姑必先死婦必後死乎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爲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此蓋有激而言未可以爲公羊病也

春秋繁露竹林篇但云榮復讎不言賢齊襄公蓋以襄公不可

謂賢也

下文公及齊人狩于郕公羊以爲譏與讎狩讎者無時焉

可與通可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爲賢齊襄公復讎耳公羊又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云禰明譏魯莊公忘其禰也

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以爲通濫

何注云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穀

梁亦云其不言黑肱何也別乎刺也亦與公羊同意但無叔術之事耳以爲叔術賢者讓國黑弓



賢者子孫宜有地禮案叔術事在魯武公懿公時若必追而寢之則春秋何必始於隱公乎叔術妻嫂而以爲賢雖喪心病狂者不至於是故孔巽軒通義序謂公羊不信此事然不妻嫂卽可以爲賢乎邾婁顏淫惡天子誅之而立叔術天子死叔術殺天子所使誅顏之人而授國於顏之子狂悖如此可謂之賢者讓國乎此公羊之謬孰能墨守之乎

何注謂叔術惡少功大徐統謂妻嫂非姑姊妹其爲

何氏序疏更謂春秋善之偏徇爾說遂至傷教害義而不顧此經學中所罕見者

公羊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何注言聖人制井田之法遂及於出兵車選父老里正女功緝績求詩造士凡六七百言蓋蒼萃古書而貫串之所謂學海於此可見一斑

何注用緯書者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禮天子有

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

莊三十一年傳注徐禮疏云皆是禮說文也禮

天子諸侯臺門

徐疏云在禮器文

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徐疏禮

說文昭二

十五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爾粟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

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

儀三十一年傳注徐疏

東夷之樂曰

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疏云皆半圭曰璋徐疏云程

徐疏云春秋

年傳

白藏天子青藏諸侯

說文○定八

也

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

從所以備不虞

昭二十

禮后夫人必有傅母選老大夫爲傅選

老大夫妻爲母

襄三十

禮釋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

諸侯曰釋大夫曰賓尸士曰寘尸

宣八年傳注○以上四主狀

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文二年傳注

經說

此等禮制見於緯書何邵公習而熟之亦可見其爲學海

也

天子諸侯臺門祭天牲角餼栗與禮記同此實禮記之類故

何注直編爲禮惟襄二十九年傳注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黜巧姦僞多徐

疏云孝經說文此用緯書語而竟稱爲孔子曰蓋緯文本有孔子曰三字而何氏仍之耳

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而徐彥不疏明之如繁露云春秋變一

謂之元

重政篇

隱元年何注亦云變一爲元繁露云始言大惡殺

君亾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

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

俞序篇

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注之說本

於此

注文太長此不具錄

徐疏皆不引繁露又如隱元年徐疏引春秋說

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此繁露之文

而徐疏乃但云春秋說將使讀之者不知其說出於董生矣

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其語未安何邵公好奇故取之耳

春秋繁露云王魯紉夏新周故宋

三代改制質文篇○史記孔子世家云作春秋據魯親周

故殷此則異於春秋繁露之說素隱云以魯爲主故公羊無此

說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公羊云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既

以周爲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說矣

徐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爲王而佚舊王無

敵者見任爲王庸可會奪此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云外

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惟此有新周二字何注云孔子以春

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取繁露之說以解之也孔

翼軒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遷成周作傳者號爲

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郕之地謂之新鄭實非

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

禮案桓二年穀梁傳

云孔子故宋也范注云孔子舊是宋人

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來將二千年至

翼軒乃得其解可謂公羊之功臣矣

公羊疏卷一引賈逵長義駁黜周王魯之說然未言

此非公羊說晉書王接傳載接之說云公羊通經爲長何休謂  
得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承疏蘇東坡論春秋變周之文云黜  
周王魯與夫黜周之書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  
何休公羊之罪人也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黜周王魯變周文  
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其文此皆能爲公羊辨証然新周二字  
未得其解公羊之受証猶未明也至巽軒之說出乃大明耳○  
劉申受公羊禮制爵篇云以春秋當新王始朝當元勳進小  
國爲大國其書公朝王所不爲公朝起也王使來聘書使與諸  
侯同文者新周也魯使如周不稱使當王也公如京師如齊晉  
皆不言朝當巡狩之禮也此仍守何氏之說而更甚矣其釋三  
科例中篇云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性強扶  
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真黜周哉抑諸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  
之階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弑君宜誅昭之出奔宜  
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瑞宜絕莊之通警外淫宜絕閔之見  
弑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節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湖成  
襄之盜天挂亥之獲者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于  
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嘗真王魯哉此  
又言黜周王魯非真然則春秋作僞歟

春秋繁露有先質後文之語

見玉杯篇

何邵公遂謂春秋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且所謂質者指母弟稱弟而言謂質家親明當親

厚異於羣公子

隱七年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其說尤謬先質後文豈分別

同母異母之謂耶親厚異母兄弟與同母等豈文家之弊耶孔

子所欲變乃在此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主天夏

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子孫篤世子禮案此謂商立世子

死則立世子之母弟即襄三十一年左傳穆叔曰太子死有母

弟則立之也夏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子即禮弓所記公儀仲

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立孫也此立嗣之法不同非親厚

也春秋所書災異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公羊云天戒之宣十

年初稅畝冬蠶生公羊云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何注云

公其餘但云何以書記異也如隱三年日有食之傳上謂宣

災也如隱五年螽傳云何何以書記異也之類何以書記

有食之注云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

翬進諂謀或取前事而言如隱八年螽注云先是有狐壤之戰

中丘之役又受邠田煩擾之應皆公羊所無之說其尤無理者

九月大雩注云城綠陵在明年而先一年致旱乎襄八年秋九月大雩注云由城費公北出會如晉唐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徐疏云如晉者卽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禮案正月公如晉注云公獨簡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此又以爲不恤此乃漢儒好言災異風氣耳夫自古國家治民自相違異如此

亂每有吉凶先見此必然之理儒者陳說以爲鑒其意甚善然其所說必使人可信乃爲有益若隨意所指則人將輕視之復何益乎其尤謬者定元年實霜殺菽注云示以當早誅季氏菽

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穿鑿如此人豈信之乎

桓三年秋七月王辰朔日

有食之既何注云是後楚滅鄧殺上僭稱王徐疏引春秋說云其後楚號稱王滅殺鄧此何注說災異本於讖緯之證也○徐疏說災異有更謬者成三年新宮災何注云此象宜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徐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右膝次第宜立陸是左膝之子據位失宜而桓欲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此謂桓位失宜而桓欲之雖曰篡君災其廟不災其廟徐氏竟能知其意耶定二年雉門及兩廡災孔疏云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孔之通徐之不通相去天淵矣

西狩獲麟公羊但云記異也但云執狩之薪采者也但云孔子

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注則云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即金刀以兵得天下又云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云云信乎公羊之罪人矣春秋繁露符瑞篇云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西漢時公羊家已有此說孔異軒公羊通義序云東漢時博士弟子歎諛妄言重自証其師此異軒未考繁露耳○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云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史晨祀孔子奏銘云西狩獲麟爲漢制作又云獲麟越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祀黃玉謁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漢人多以獲麟頌揚漢代何邵公圍於風氣遂以注

何注以時月曰爲寢貶遂強坐人罪如宣十六年秋郊伯姬來歸何注云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徐疏云有罪時者此文書秋是也無罪月者卽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此但以不書月強坐以有罪而又不能言其何罪又如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賡非禮故略之此



以不書日而求其罪不可得但有三國賂之事遂以坐之耳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注云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讎國女

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桓十七年五

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云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成十

年秋七月公如晉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

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此皆

穿鑿之甚定十四年無冬徐疏云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又春秋

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此疏

最通凡時月日之字宜有而無者皆當如是解之何必穿鑿乎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云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何注云口爲君辰爲臣去辰則逐季氏意

明矣此以但爲上辛季辛有千無

女遂傳會於逐季氏尤可怪笑也

何注更有穿鑿文義之病隱元年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

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  
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然則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爲法  
其死不法其生乎

經有語助何注必爲之說如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注云加之者  
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

徐疏云仲子是  
妾不宜與宮廟

連文故加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云欲言弑其子  
之以絕之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加之者起先君之子如此之類殊  
可怪笑聊舉二條以見之

左氏之語何氏以爲膏肓有非者有是者至左氏所記當時之  
人之言與事而何氏以爲膏肓則皆非也如師服曰今君命大  
子曰讎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何氏謂左氏後有興亡  
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之

桓二年  
左傳疏此但可以難

師服耳不可以難左氏也雖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何氏云楚

鄧強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曾不旋踵若割腹

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爲短莊元年疏此但可以難三甥耳不可以難

左氏也此外如季文子言十六族世濟其美堯不能舉三族世

濟其凶堯不能去文十一年程鄭問降階何由然明曰是將死矣襄

十四年申豐對季武子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云云昭四年鄭人相

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昭七年王子朝言王后無

適則擇立長云云昭二十六年何氏皆難之然但可以難季文子然

明申豐子產王子朝耳不可以難左氏也其最謬者范文子使

其祝宗祈死昭十七年何氏云死不可請偶自天祿盡矣非果死今

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禮案左氏

但著其事耳曷嘗云信然乎聞弒吳子餘祭公羊云謁也餘祭

也夷昧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平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

國尙速有悔於予身

襄二十九年

此公羊說祈死之事何氏難左氏

而忘公羊可謂銳其東而忘其西者矣

左傳杜注國何氏之難遂謂土變國商自沈

證謬之極

孔巽軒云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

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

岐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

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此其不通之一端也

通義

巽軒之於何邵公可謂好而知其惡者矣

公羊何序徐疏云顧安樂等解

此公羊苟取頌曹之語又云顧氏之徒解公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徐彥較何邵公更曠悍矣

何氏亦有用左傳穀梁傳者襄十一年秦人伐晉注云爲楚救

鄭疏云爲楚救鄭之義出左氏傳矣又如定八年盜竊寶五大

弓注云此皆魯始封之錫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又如

年齊無知弑其君諸見注云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

此亦據左傳而言之又如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注云

莒人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討國人攻莊元年單伯逆王

莒子殺之去疾奔齊亦據左傳而述其事也姬注云禮齊衰不接弁冕仇雝不交婚姻疏云義取穀梁之文

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云曷為以夏五月郊注云據魯郊

正當卜春三正也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

也又如僖二十八年王申公朝于王所傳云其日何錄乎內也

注云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禮案

上文冬公會首侯齊侯云云于退故云不月也然公羊傳無說

穀梁傳云日繫於月月繫於時王申公朝于王所共不月失其

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何氏雖惡二傳而仍不能不取之

也穀梁述事尤少近時有鍾氏文烝補注於隱公十一年傳下舉

全傳述事者祇二十七條謂穀梁子好從簡略禮案僖二年傳述晉獻公伐虢事十年傳述殺申生事竝詳述其語則非盡好簡略者實因所知之事少故從簡略而專尋究經文經義耳

惠公仲子穀梁以爲惠公之母此穀梁之獨得者蓋見公羊之不通而易其說且以僖公成風比例而得之也左氏爲魯史官必無不知魯君之母之理蓋此經左氏本無傳而附益者襲取

公羊之說耳

此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語

附益者必在穀梁前故不知有穀

梁說也

下文天子七月而葬云云乃取王制之語王制雖出於漢時其語則傳自古人也○劉申受何氏解詁箋於惠

公仲子不從公羊而從穀梁孔巽軒則不取穀梁此孔巽軒不及劉申受者也

穀梁時月日之例多不可通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楊疏引何休云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

日乎此駁無可置辯矣

疏引鄭君所釋亦不可通又引虞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弒隱此尤謬

甚益師卒與桓弑隱事隔十年而可歸罪於益師乎公羊云何以不日遠也此最通也桓十四年夏五穀梁云立子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既知隱四年九月衛人殺祝豷則傳疑則不當設不日惡也之例矣范注云討賊例時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禮謂春秋以誅亂臣賊子爲最大之義能殺亂臣賊子者無如石碯殺祝吁最足以彰王法而快人心魏叔子左傳註世鈔云左傳中作用亦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尙可譏其緩慢乎所謂討賊例時者據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耳雍廩之殺無知左傳不詳載其事其載石碯殺祝吁則設謀而後能殺之二國情事未必同豈得以彼例此因有九月二字遂於石碯純臣橫加譏貶值矣穀梁未見左傳不知石碯殺州吁事而徒以時月爲例故有此病也

穀梁之病更有在拘泥文例者如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齊師敗績傳云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疏云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戰是違常例也又伐人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此言及齊師是亦違常例也禮案四國伐齊曹衛邾不與齊戰而獨宋與齊戰安得不以伐與戰分言之乎曹衛邾不與齊戰獨宋與齊戰又安得不言宋及齊戰乎若云齊及宋戰則反爲齊不與曹衛邾戰矣此文義自當如此安得以常例論之乎孟子之說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記事也事百變而不同則文不能一成而不易執其同者以爲常例而以其異者爲違常例奚可哉

傳拘泥經文而解傳者又拘泥傳文如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



會葬傳云其志重天子之禮也五年王使毛伯來會葬傳云會葬之禮於鄆上楊疏云舊解以爲叔服在葬前至先鄉魯國然後赴葬所毛伯以喪服發後始來先之竟上然始至魯國故傳釋有異辭也或二者互言之未必由先後至理亦通也禮案此明是互言舊解因傳異辭遂造爲先後至千載以上之事豈可以意造乎說春秋者多妄造其事之病此二事猶其小焉者耳

其大者如鄭伯殺段是也

穀梁之短范注不曲從之此范注之善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傳云納者內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范注云霄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簒若靈公廢蒯瞶立輒則蒯瞶不得復稱魯日世子也稱蒯瞶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然則從

王父之言傳似失矣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

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云賵以早而含以晚范注

云成風未葬故書早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

也范注之不曲從傳說如此范氏引禮雜記曰含者人升堂致

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

則諸侯夫人有疾當告於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

疾而齋含玉以行者平即齋含玉以行能必其及未殯而至乎

范注多稱甯所未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聘諸侯非

正也范注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曰聘諸侯非正

甯所未詳此因穀梁與周禮不合不敢定其是非也莊元年齊

師遷紀邢鄆鄆傳云邢鄆鄆國也或曰遷紀于邢鄆鄆范注云

或曰之說甯所未詳此以或說爲非而不駁之也定六年仲孫

何忌如晉注云仲孫何忌而曰仲孫何忌甯所未詳公羊傳曰譏

二名此不信公羊之說而不駁之也有因何邵公之說不通范氏但云甯所未詳者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范注云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楊疏云何休云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范以五年亦使臣聘何以四時皆具七年不遣臣聘何因亦無二時故直云甯所未詳也禮

桓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莊二十有二年以五月首時何休之說皆謬范皆云甯所未詳莊

三十一年公子牙卒成十六年公至自會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

皆引鄭君說而云甯所未詳范氏最尊鄭君而猶云未詳慎之

至也

范氏爲略例百餘條見集解序場疏楊疏引之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

范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卽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

爲略例故可稱別例場疏所引如文六年閏月不宮月猶朝于

廟疏云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

以下文多不錄

此但分別發傳不發

傳如莊二十年夏齊大災疏引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

則書時

以下文多不錄

此分別書時月日之例亦不穿鑿紆曲如閔二

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疏引范略例云祭祀例有九皆書

月以示譏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摠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

廟五也文著禘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

從祀九也此以皆書月無異例故臚舉其事而已凡疏所引二

十餘條

王仁圃漢魏遺書鈔已鈔出

皆無穿鑿紆曲之病蓋春秋無達例但

當臚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則爲之說其不可知

者則不爲妄說斯得之矣

四庫全書提要疑楊士勳割裂略例散入疏中禮案隱二年疏云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無王者一百有八云云與桓元年疏所引范氏例之語同此楊氏取范氏例散入疏中之證

僖四年許男新臣卒范注云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曰諸侯時

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惡也禮案此范注所引爲例者似已合矣楊疏引宋公和宋公固莒子去疾吳子光曹伯負芻蔡侯東國許男甯諸條文多不錄而云范氏之注上下多違縱使兩解仍有僻謬故並存之以遺來哲此可見傳之所解不盡可以爲例與此雖似合與彼則多違必不能畫一也

知三傳之病而後可以治春秋知杜何范注孔徐楊疏之病而後可以治三傳夫諸經之傳注箋疏亦豈能無病然大抵考據訓詁之疏失耳三傳注疏之病則動輒關於聖人之褒貶若乖戾苛刻是非顛倒安得爲聖經乎此禮所以各舉其病恐後之治經者爲其所誤也范氏序麻舉三傳之傷教害義者又言棄其所滯擇善而從此范武子立心之公正也

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古之通經者首重

師法三傳各有得先學者宗一傳卽篤信一傳倘將參而取焉恐所取者過一傳之所大失所廢者反一傳之獨得禮謂莊軒言重師法見也然左傳以公子益師卒不書日爲公不與小彼巽軒駁之云九月甲申公孫于齊公豈得與小彼乎然則治左傳者篤信公不與小彼之說巽軒以爲是耶否耶且巽軒云何卽公不通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公之不通乃其不參取之故也參取乃通也

杜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

集解

孔冲

遠云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

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

正義

禮謂此諸儒言左

氏春秋而皆取公羊穀梁誠以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

盡以爲是而其餘盡非耳鄭君之箴膏肓自發墨守起廢疾卽此

意也師法固當重然當以一傳爲主而不可盡以爲是鄭君箴

毛詩宗毛爲主而有不同卽此法也

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慎

見世說文學門

而不聞注公羊穀梁是

鄭君之治春秋以左傳爲主也陸氏纂例謂左氏功最高蓋其  
意亦以左傳爲主但其書名曰集傳則不主一家無師法耳三  
傳分門角立詎爭已久啖趙陸欲其歸於一遂盡抉其藩籬此  
亦勢所必至也

劉原父之書卽啖趙陸之法刪改三傳而合爲一傳然所刪改  
多不當如鄭伯克段于鄆原父錄左傳而改之云大叔出奔公  
追而殺諸鄆夫以爲左傳不可信則不當錄之豈有句句可信  
獨大叔出奔共一句不可信者乎旣信公羊穀梁殺段之說乃  
錄左傳而刪改之此則孔沖遠正義序所謂方鑿圓枘者矣如  
秦人晉人戰于河曲公羊云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  
一曲也公羊之意嫌河曲不知何地故解之言河非處處有曲  
千里乃一曲但言其曲處卽可知其地蓋河自南流入塞至華  
陰乃曲而東流此秦晉戰處也而原父作權衡云吉千里一曲  
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  
平原父之意以爲三河之間處處皆河曲此不解公羊意而

遽加駁難駮無闕春秋

大義然失之祖疏矣

最荒謬者孫明復之尊王發微隱元年不書即位孫云正也五等之制雖曰繼世而皆請於天子隱公承惠天子命也故不書即位以見正焉十一年公薨孫云不言葬者以侯禮而葬也隱雖見弑其臣子請諡於周以侯禮而葬故不書焉卽此二條可知其務與三傳相反遂虛造請於天子之事竟以爲古事可以隨意而造者其餘不通之說不可枚舉如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孫云凡書盟者皆惡之也春秋之法惡甚者日其次者時非獨盟也以類而求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罪惡輕重之跡煥然可得而見矣如其說則事無罪惡者但當書年不書時日乎其意謂二百四十二年無事不惡耳且云惡甚者日然則天王崩書日亦惡甚乎如此而猶名其書爲尊王耶歐陽永叔



爲其墓志云先生治經不惑傳注此爲其所欺矣隱四年九月

衛人殺州吁于濮孫云其言于濮者威公被弑至此八月惡衛

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此穀梁菴注最謬之語而

孫明復抄襲之可謂不惑乎歐所作銘云聖既沒種遭戰焚逃

怪汪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彼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訓摩敵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今

以斯文考之是耶否耶言不可不慎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云歐陽永叔曰趙盾弑其君加之弑乎劉子

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爲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

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

免之是以謂之弑君也曰今有殺人者有司足以執之而不執

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

于其君豈有司之于其人乎君親之間聖人加焉後世猶亂况

勿加也禮案歐說見其集中春秋論下篇其中篇三公羊穀梁皆以爲隱假立以待桓也予曰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此說尤謬然則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弑乎左傳隱元年得爲攝者歐說依倣於此也疏引何休膏

不信三傳始於唐人韓文公寄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東高閣獨

抱遺經究終始蓋經學風氣自唐而變而遠溯其源則春秋繁

露已有無傳而著之語矣見竹林篇然其所謂無傳而著者齊頃公

伐魯伐衛大國往聘慢其使者晉魯衛曹四國大困之於鞏自

是頃公恐懼卒終其身國家安甯也然慢聘使之事不見於經

無傳何由著乎董生之說已不可通况後儒乎試問之曰使有

經而無傳何由知隱公爲惠公之子桓公之兄乎何由知弑隱

公者爲誰乎此可以爽然自失矣方靈皋春秋直解序云聖人

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此說似足以惑人而實不通也伏羲文王作易豈豫知後世必有孔子十翼哉如方氏之言則十翼亦可去矣且後儒去傳解經者彼其所著之書亦傳之類也非經也使古之三傳可去何不并去其自著之書乎夫聖人之作經所以必待傳而著者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朽沒之期亦等此皇侃論語義疏序語

孔子修春秋時年已老矣故其傳付之丘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而成也此史通中左篇語朱子之修綱目亦與門人相須而成其綱

猶經也目猶傳也使去目而獨存其綱可乎不可乎明史婁諒傳云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採三傳事實言是非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為廢書矣然則春秋必待婁諒作卒意而後明亦廢書也○孔巽軒公羊通義敘云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小序者聖人之所為經雖無二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微孔巽軒亦為此

說又何責於不  
知經學者乎

黃楚望云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爲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

趙東山春秋師說卷中

又云所謂

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人人所知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莫知所措矣同黃氏之說最爲醇正且以尊君卑臣之類人人所知者皆爲虛辭使不考事實而好爲大言者無所置其喙尤爲卓識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終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番禺陳澧撰

小學

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

此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孔疏語爾雅那疏裝

用之爾雅釋宮郭注云通古今之異語又孔疏所本也

蓋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

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

則能使別國如鄉鄰

方言卽翻譯也

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

通之也訓詁之功大矣哉

漢書藝文志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此謂尙書古文

觀於史記采尙書以訓詁代正字而曉然矣如庶績咸熙史記

作眾功皆興庶眾也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皆見釋詁其一二

字以訓詁代者如寅賓作敬道方鳩作旁聚寅敬也鳩聚也亦

見釋詁此所謂讀應爾雅也

以訓詁代正字自孔子贊易而已然矣如乾象傳當云天行乾而曰

天行健長象傳當云艮其背止其所也而曰艮其止王輔嗣亦用此法如艮初六艮其趾王注云行无所之故止其趾震六三震蘇蘇王注云位非所處故懼蘇蘇也

郭氏爾雅序云夫爾雅者誠傳注之濫觴鄭漁仲爾雅注序云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是也其後則有以漢代經注增入者如釋訓是刈是穫漢黃之也此顯然取之毛傳矣子子孫孫引無極也以下三十餘句皆用韻必是古人一篇文字而取入爾雅也郭注亦有用韻者文多不錄○王輔嗣易注亦有用韻者如睽卦注云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往不失時發疑亡也

爾雅訓詁同一條者其字多雙聲郝蘭皋義疏云凡聲同聲近聲轉之字其義多存乎聲卷一禮謂此但言雙聲卽足以明之矣有今音非雙聲而古音雙聲者可以其字之諧聲定之又可以古無輕唇音及古音不分舌頭舌上定之錢辛楣說見錢辛楣說見錢新銖卷五郝氏所

謂聲近聲轉卽指此也如大也一條內弘宏洪三字雙聲介嘏  
假京景簡六字雙聲溥丕二字雙聲訃樵二字雙聲販廢二字  
雙聲奕字淫三字雙聲至也一條內艘格二字雙聲到弔二字  
雙聲來戾二字雙聲又大也一條內廓字以郭爲聲古音讀如  
郭則與介嘏諸字雙聲墳字今輕唇音古讀重唇音則與販雙  
聲釋文販沈旋蒲板反施乾蒲滿反至也一條內詹與至雙聲古音不分舌頭

舌上則詹讀如詹與到弔雙聲凡同在一條內而雙聲者本同  
一意意之所發而聲隨之故其出音同惟音之末不同耳音末  
不同者蓋以時有不同地有不同故也其音之出則仍不改故  
成雙聲也方言虔儼慧也秦謂之謾音謂之愆常陳魏之閒謂  
之較自關而東或謂之穢牀齊魯之閒謂之養陳楚  
之閒或謂之第簿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菑或謂之  
匏郭注云此直語楚聲轉也觀於方言則爾雅益明矣

釋詁釋言釋訓旣通之使人知則至今知之矣至草木蟲魚鳥



獸爾雅雖已釋之後世又有不知者如以王雉釋雉鳩後世又

不知王雉爲何物諸儒解說雖多禮皆未敢信此必求之陝西

河南有鳥常集於河洲而雌雄有別者乃可定爲雉鳩耳

釋木

實棟那疏云詩秦風云山有苞櫟陸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

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機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

是也禮謂雉鳩宜求之陝西至諸經所無之物則雖不知亦無

害於經學豹鼠旣辨其業亦顯此郭序語此以博物顯也而爾雅遂

爲類書之祖矣

郭注於爾雅之難明者則爲引證其餘但云見詩書或但云常

語此其序所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也更

有云未詳者尤得闕疑之義故其書體例謹嚴然其引書則多

誤蓋博學而不能強記作注援引時又不復檢對如釋詁注引

詩曰胡不承權輿引左傳曰禁禦不若又引左傳曰百姓輯睦

引易曰羣用黃牛之革固志也引孟子曰行或尼之引禮記曰  
妥而後傳命皆誤也其餘諸篇注亦多誤引邢疏或直言其誤  
或云傳寫之誤如釋水注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  
直此誤多一直二字猶或記憶之誤至誤以疏字爲流字公羊  
曲疏通人何至如此此必傳寫之誤矣郭注有引僞孔尙  
書傳者尤可疑

邢疏之精善者如釋言畛珍也郭注云謂珍絕邢疏云周頌載  
芟云徂隰徂畛毛傳曰畛場也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故以畛爲場易則地絕  
故得爲畛觀此則邢氏之於訓詁甚通惜如此者不多見若盡  
能如此則郝蘭皋疏不能駕乎其上矣

邢疏之於音學則未能盡明如釋詁迓迎也疏云宣三年左傳  
曰狂狡輅鄭人杜注云輅迎也周禮秋官有訝士及聘禮云厥

明訶賓于館鄭注皆云訶迎也召南鵲巢云百兩御之鄭注云御迎也字形雖別音義實同當以迓爲正字餘皆假借此謂迓訶御音義實同是也輅音與迓不同豈得因杜注訓爲迎而牽引之乎由不識雙聲故也且迓迎是雙聲而邢無說亦足見其不識雙聲也

邵二雲郝蘭皋二家之疏度越前人矣郝氏之學出於阮文達公文達與宋定之論爾雅書云以聲音文字爲注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其引生明生魄以證哉引夏屋逸書以證權輿多寡有無無關輕重也與郝蘭皋論爾雅書云今子爲爾雅之學以聲音爲主而通其訓詁余亟取之宋氏書不知已成否郝氏疏則深得文達之法文達集中釋門釋且釋矢釋鮮諸篇劬推交通妙契微茫尤有以開其門徑也

王懷祖廣雅疏證尤精於聲音訓詁然好執廣雅以說經

如彼之僮僮被之祔祔毛傳云僮僮疎敬也祔祔舒遲也詩意  
言祭時疎敬去時舒遲而借被以言之毛傳深得其意王氏延  
義述問據廣雅童童盛也因謂祔祔亦盛貌則失詩意矣由偏  
執廣雅故也○釋名純以聲音爲主有極精語惜無註之音

說文紱云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誦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

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然則象形者畫而成之如圖畫然指

事者指之而已不畫其形也日月有實形其字固如畫古文作

篆變作日耳亦有非實形者如人象三合之形口象回而之形八象

分別相背之形九象屈曲究盡之形亦畫成也又有字義不專

屬一物而字形則畫一物者如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高崇

也象臺觀高之形永長也象水至理之長是也又如天大地大

人亦大而大字象人形尤其明著者也如上下之字非如圖畫

但以一指一上則可識爲上一指一下則可識爲下一指

口中則可識爲中而皆非如圖畫也徐楚金以實者爲象形虛

者爲指事非也但當以畫成不畫成爲分別不當以實形虛形爲分別也

說文敘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禮嘗疑之以爲出一縣之號令謂之令爲一縣之尊長謂之長此字義之引申何以爲假借必如來本瑞麥以爲行來之來西本鳥棲以爲東西之西乃假借字也何以許君舉令長二字乎反覆思之乃解本無其字之說蓋古字少而後世字多凡後世有一事一物爲古所無者則扞造一字亦爲古所本無之字若不扞造一字而卽依託古有之字則謂之假借縣令縣長古本無而秦漢始有其最著者也當時固可扞造令長之字乃卽依託古有之令字長字是謂假借若以此例推之許君生於東漢東漢所有而古本無者如佛是也此亦可扞造一字乃卽依託古有之佛字

此卽令長二字之例也其初造一字者則如僧字是也昔吾友

侯君樸亦疑令長假借之義澧爲此說恨不得起君樸而質其

然否也

澧少時嘗刻所作六書說有人抄襲之刻入彼所著書  
禮今釋存少作入讀書記恐覽者以爲抄襲彼之書特

注明之○六書惟轉注難明澧舊有說  
刻於學海堂二集今覺其未安故棄之

說文敘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此許君用急就篇語其實急就

篇不得謂之分別部居不雜廁蓋許君因急就篇之語而悟得

分部之法耳段懋堂注云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與

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雜亂無章者不可以道里計澧謂未有

說文之前學識字者讀史籀倉頡凡將之類但憑記憶而難於

檢尋今試以一二字檢尋急就篇卽可見矣自有說文乃易於

檢尋此後自玉篇至國朝字典皆分部皆說文之遺法也

漢人用字多通借在今日覺其古妙且因此得以考古音古義

然古人所以用通借字者實以無分部之字書故至於岐異耳  
說文既出而用通借字者少矣此顏氏家訓所謂許慎貫以部  
分使不得誤者也書證焦里堂云如麓錄二字本皆有者也何  
必借錄爲麓壺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爲壺疑之最久  
叩諸深通六書之人說之皆不能了周易用禮謂實因無分部  
之字書故爾不必疑也

說文敘云其僂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  
孝經皆古文也易孟氏非古文此已難解矣段懋堂注云許書  
未嘗不用魯詩公羊傳今文禮則皆難解矣禮反覆思之此敘  
云粵在永元因頓之年此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許冲上書  
則在建光元年辛酉相去二十二年矣竊疑此二十二年中許  
君有增人之字其始每經但采一家其後增采諸家而敘文則

未及改至已病而遣子上書尤不暇改耳

鄭小谷與澧書疑此  
事澧答以此說未幾

而小谷計至不知  
其以此說爲然否

爾雅初哉首基邢疏云初者說文云從衣從刀裁衣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始之哉此皆造字之本意也及乎詩書雅記所載之言則不必盡取此理但事之初始俱得言焉澧謂近人之說多與邢氏同以說文爲本義爾雅爲引申義其實不盡然也造初字者無形可畫無聲可諧故以从衣从刀會意耳首象人頭則人頭是本義基从土則地基是本義其用爲始之義皆引申初字與此不同也

哉字  
以定  
則無

一字有數義古人取易見之義以造字形許君卽據字形以說字義此有兩例其一字形卽本義許君說本義又說字形如止



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永長也象水至理之長是也其一字形非本義許君但說字形不說本義如侯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是也射義云射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然則射禮之侯所以名爲侯者以諸侯故也諸侯之侯名在先射侯之侯名在後也然造字則諸侯無可象之形故取射侯之侯以造字而許君則但說射侯不說諸侯讀許書者若以射侯爲本義諸侯爲引伸義則倒置矣嘉定王作甫名宗漢與禮書云說文有說轉義不及本義者舉尊字酒器以酋以奉之本義是尊卑之尊字形則以酋以奴奉酒於所尊者禮答書以侯字佐證之

古人造字其意精微如仁字从二人卽所謂相人偶也

阮文達公論語

論仁論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朱子云人之與人

爲同類而相親

梁惠王篇注

故从二人則仁之意見矣如敬字从支

苟苟自急敕也程子以主一無適解敬字朱子語類云問何謂

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

卷六十九

又云事無大無小當令

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

卷二十一

从支苟則主一無適不走作之意

皆見矣

段氏說文注駁主一無適之說段氏之偏見也

仁字敬字後儒講之最多而古

人造字早傳其精意矣

造字有易有難如造一字二字三字象形甚易造四五六七八九字則難造子字象形甚易造丑寅以下諸字則難造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字則皆難游心古初乃知古人意匠慘淡經營也又如水字木字象形甚易而江河皆水松柏皆木造字若何分別但可造爲形聲字此形聲字所以最多也

說文說字形有簡而未明者入字解說云象臂脛之形此象人

側立形故只見一臂一脛也

古鐘鼎石鼓文人字皆作入不作下

之字解說云在

人下故詰屈

此引孔子曰未必然也

此象人跪曲其足也

作篆書者此字多作𠂔𠂔與書

作几而誤耳

𠂔字解說但云象形此上象交兩手下不露兩足也又

有可疑者𠂔字解說云象覆二人之形似不然也秦琅邪碑龔字下半玄字作𠂔甚明竊疑上象曲頰左右象兩袖中二筆象交誼也又如𠂔字解說云狗之有縣蹠者也此語難解疑有誤字狗豈有縣蹠一種別名爲犬乎𠂔字解說云兩士相對兵杖在後𠂔部在𠂔𠂔之下猶𠂔部在𠂔𠂔之下𠂔下云从巴𠂔則𠂔下當云从𠂔𠂔其兩士相對兵杖在後當爲又一說耳

說文句部字皆句聲此在說文爲變例夢溪筆談云王聖美治字學瀆其義爲右文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菱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

以妾爲義也

卷十

戴東原云諧聲字半主義半主聲說文九千

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

而下如譜繫則亦必傳之絕作也

答段若膺論韻書

澧案王氏有文之

書今不傳戴氏有此說而未著此書錢澹熙亭程彝齋江晉三皆

嘗爲之

見觀亭與王無言書彝齋撰洪惟存漢魏音後序晉三諧聲表

而皆未見刻本惟姚文

僖說文聲系有刻本耳澧少時亦作此書用段氏十七部分爲

十七卷每卷若干部以所諧之聲爲部首諧其聲者下一字書

之又諧此字之聲者又下一字書之有高下至四五列者名曰

說文聲表久已寫定而亦未刻也

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

中論貴駢篇引

此聲音之理最微妙者也

程子云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天未名時本亦無名

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

遂有此名此字

二程遺書卷一

此說亦微妙孔冲遠云言者意之聲書

者言之記

尚書序疏

此二語尤能達其妙旨蓋天下事物之象人目

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

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聲不能傳於異地畱於異時於是

乎書之爲文字文字者所以爲意與聲之迹也未有文字以聲

爲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爲事物之名故文字謂之名也

聲象乎意者以唇舌口氣象之也

此鄒特夫說

釋名云天豫司充冀

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

然高而遠也風豫司充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而

動物也青徐言風馭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此以

唇舌口氣象之之說也

更有顯而易見者如大字之聲大小字之聲小長字之聲長短字之聲短又如

說酸字口如食酸之形說苦字口如食苦之形說辛字口如食辛之形說甘字口如食甘之形說鹹字口如食鹹之形故曰以

唇舌口氣  
象之也

戴東原云鄭康成箋毛詩云古聲填寘塵同及注他經言古者

聲某某同古讀某爲某之類不一而足

書廣韻四江後

濃案鄭君之後

罕有說古音者陸法言蓋知之矣故切韻以江部次於東冬鍾

三部之下不以次於陽唐二部下也其最精通者左傳孔疏襄

十年傳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孔疏云古人讀雄與陵

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襄二十九年傳

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孔疏云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晉宋

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灸炮夥清點多皇

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眾矣

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那疏用此疏

昭七年

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孔疏云張叔皮論云

校勘記引錢辛楮云張叔當爲張升

皮論當爲反論

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鮫化爲熊久血爲燐積

灰生蠅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孔疏云古者羹臙之字音亦爲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爲韻但近世以來獨以此地音爲郎耳左傳疏之精通古音如此此疏據劉炫舊疏爲本蓋劉炫識古音歟僞尙書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僞孔傳云阿倚孔疏云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

尙書孔疏誠古

音者惟此一條疑亦本於劉炫也

尙書孔疏據劉焯劉炫

人造也孔疏云造爲也姚信陸績之屬皆以造爲造至之造今案象辭皆上下爲韻則姚信之義我共讀非也孔冲遠以造字訓爲訓至分兩音乃不識古音之甚者愈知左傳疏尙書疏之識古音不出於冲遠矣

說文訴从言斥聲徐鉉等曰斥非聲蓋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

蠶亦音門乃亦音仍他皆放此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夢溪筆談

云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玦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如詩

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雷之子遺我佩玼投我以木李報之以

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

禮案耦與里不同韻

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

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罍

鱸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

卷十

徐與沈亦頗知古音也

張皋文說文諧聲譜有絲牽繩貫之法如關雎首章鳩洲述三

韻以洲字牽貫於鼓鐘三章馨洲妯猶四韻則鳩洲述馨妯猶

六字同一韻也又鳩字九聲仇字亦九聲以鳩字牽貫於兔置

二章逵仇二字則鳩洲述馨妯猶逵仇八字同一韻也初學者

依此法牽貫之則無不識古韻者矣

張皋文著此譜未成其子彥推續成之禮昔年至其

家見之尙未刻梓今不知已刻否

鄭庠分古韻爲六部東冬江陽庚青蒸爲一部皆收鼻音也真

文元寒刪先爲一部皆收舌抵齶音也侵覃鹽咸爲一部皆收



閉唇音也支微齊佳灰爲一部支韻之末直往不收但清音如  
伊濁音如怡微齊佳灰之末亦如伊怡故與支爲一部也魚虞  
韻之末亦直往不收但清音如於烏濁音如余胡蕭肴豪尤之  
末亦如烏胡當與魚虞爲一部鄭庠分爲二部未當也歌麻二  
韻亦直往不收歌之末如阿何麻之末如譁華此當用開口呼  
合口呼尙未精  
密乃借用耳當合爲一部鄭庠以此合於魚虞非也段懋堂

云鄭氏說合於漢魏及唐杜甫韓愈所用而於周秦未能合六

音均表濃謂雖於古韻未能合然若移蕭肴豪尤與魚虞同一部

歌麻自爲一部則於今韻之大界限甚明也遺細審之鼻音卽  
字母疑母之出音

也舌抵齶音卽泥母孃母之出音也閉唇音卽明母  
之出音也直往不收者卽影喻曉匣四母之出音也

國朝諸儒小學度越千古其始由於顧亭林作音學五書亭林  
之意惟欲令人識古音乃古音明而古義往往因之而明此亭

林始願不及者也。蓋字形字音所以載字義者也。諸儒讀說文而識字形、讀音學五書而識字音。其識字義乃自然之理。此猶生於三代之世、識其文字及語音、自識其所言之意也。吾輩生諸老先生之後、實爲厚幸。讀其書一三年、無不通曉、不須更費心力。但持此以讀經、可以通經矣。卽不能通經、而但通小學、亦非俗士矣。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終